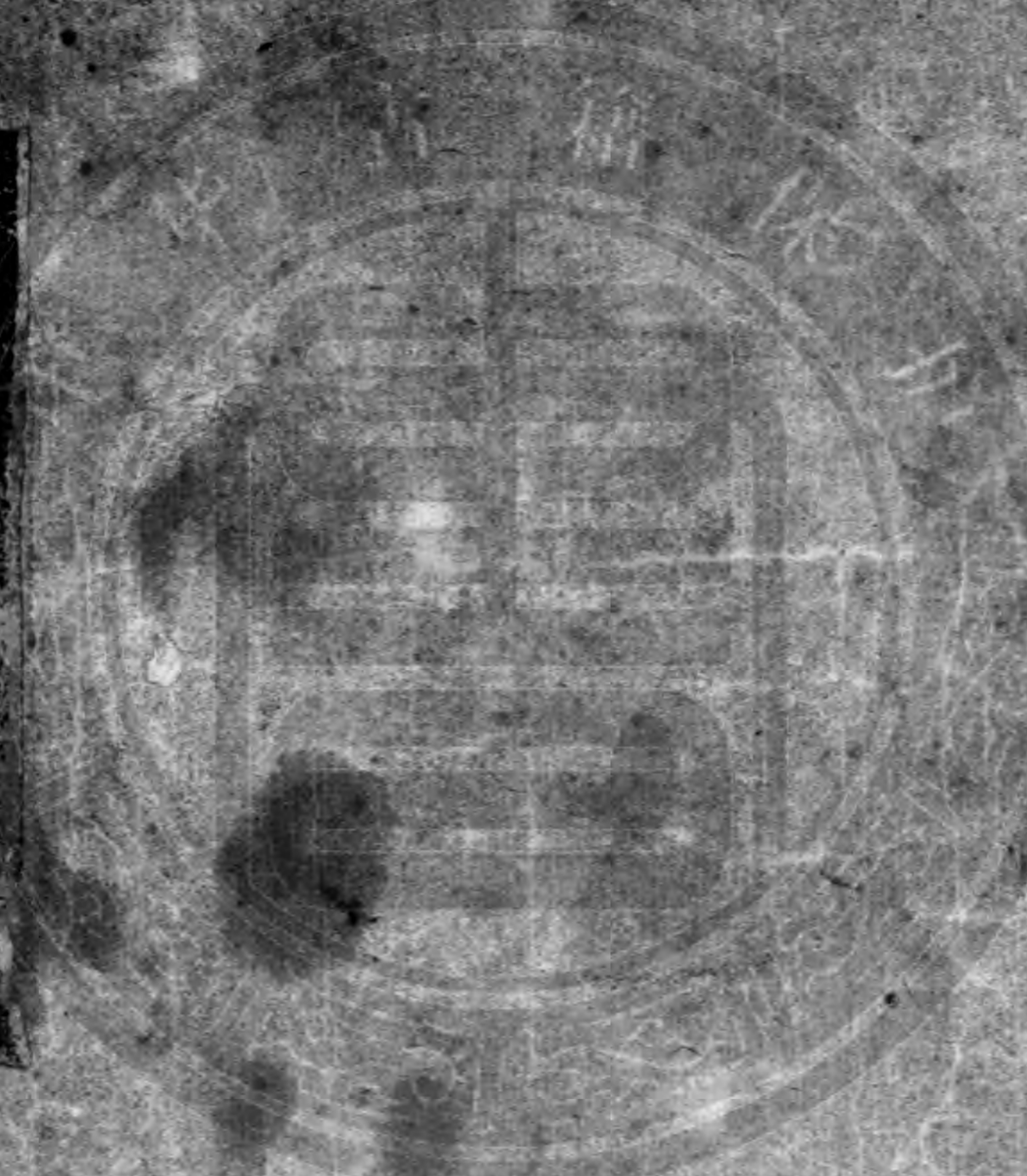


皇明嘉慶元年



刻兩朝聞見錄題辭



學侈博洽而闇于當世之故其以語

于識時務達國體遠矣夫子稽古

文獻益重則又非徒史之難而人足

傳信之難先臣沈御史越以直道事

肅皇帝朝稱敢言鄉推耆德述所聞

見貽範來茲其體既典核周詳其
詞亦雅馴簡直信野史之良足備
廟堂之採擇者也先臣衣館于越家與
觀直筆竊嘆古遺今其子諸生臣
朝陽志遵先哲勤讀父書用續編
摩付之剞劂臣蕃謬司史職方愧

莫効涓埃覩此成書竊謂當傳諸
通都亟為流布以資作史者之
參考焉庶生平所目覩躬逢不至
湮沒而出金匱石室之藏以合其
據事直書者當益有所取信是亦
夫子文獻足徵之旨也若以誼切世

交阿私所好則非臣蕃之義所敢
出已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

朱之蕃謹書



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叙

兩朝聞見紀者何先大夫臣越據

世

穆兩朝之所聞所見者紀而存之也夫稗
官野記自古有之第事涉猥鄙則大雅
之難詞尚藻繪則傳信之難此三長四

患良史所爲兢兢也洪惟我

朝

高皇啟運

列聖紹休典章制度彪炳宇宙忠良賢哲

照耀古今

累朝寶訓實錄藏之秘府世鮮得窺卽朝

野之間不無私記然未有萃渙於一編

年紀之者紀之自東莞陳建始而以燕

穢見黜嗣是刻傳於世者薛憲副應旂

則有

憲章錄王司寇世貞則有

國朝紀要若鄭端簡公曉之吾學編例從

遷固諸史乃大政一記僅提綱領而未
詳節目高長史岱之

皇明鴻猷紀體依通鑑紀事本末各詳一
事而不記歲年然率皆起

高廟迄

武廟止而

世

穆二廟槩未有錄焉世載旣久耳目易湮
先大夫志存經史學勤博洽自嘉靖乙
酉領應天鄉薦壬辰成進士出作股肱
入司耳目任怨任勞清苦自茹鵠立烏
臺已幾九載而直道難容時宰欲殺旋

而外補旋而歸休優游林壑復二十餘
年身受

國家之恩官叨柱下之史目擊

兩朝盛際凡有聽覩靡不記錄未獲成書

賫志而歿朝生也晚僅讀父書而不得

探

金匱石室之藏及百司掌故之府每欲編

次無從考信客歲大比始於書肆見光

州吳司訓瑞登

兩朝憲章錄洧川范守已

肅皇大紀於是以先大夫之記錄取徵於

二書又本二書之紀載旁採於他牒參

互訂證錄而藏之篋中蓋將以需異日
國史之出爲攷正計耳自分蕪謏寡昧念
在闕疑文惟傳舊私評僭議毫髮不敢
亦以

大道之世公論昭然無容置喙知我罪我
固無由也夫馬遷傳談之史劉歆校向

之書朝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以故輒
忘僭妄竭力編摩自暑迄寒踰歲強半
勒成一編仍題曰

兩朝聞見紀用成先大夫之志而佩服
王章尚友先哲操觚濡筆勝無用心亦庶
幾不負

明時棫樸作人之盛化云爾時
萬曆己亥秋日江東草莽臣沈朝陽謹識

皇明嘉隆聞見紀目錄

卷一

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

卷二

嘉靖三年至五年

卷三

嘉靖六年至九年

卷四

嘉靖十年至十三年

卷五

嘉靖十四年至十七年

卷六

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卷七

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

卷八

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卷九

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

卷十

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年

卷十一

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

卷十二

隆慶元年至六年

皇明嘉隆聞見紀書目

採摭書目

明倫大典

吾學編鄭曉著

憲章錄薛應旂著

兩朝憲章錄吳瑞登著

皇明異典述盛事述王世貞著

憲章類編勞堪著

桂洲奏議夏言著

南宮奏議嚴嵩著

議處安南疏稿毛伯溫著

渭厓疏要

欽明大獄錄

皇明鴻猷錄高岱著

國朝紀要王世貞著

肅皇大紀范守已著

史乘考誤王世貞著

皇明名臣類苑

胡端敏奏議胡世寧著

關陝奏議劉天和著

督府奏疏劉天和著

撫夷節畧王守仁著

安夏錄 劉天和著

西虹疏草 司馬泰著

按陝馬政 沈越著

清查京衛冗食奏疏 沈越著

皇明經濟錄

皇明疏議類抄

兩朝疏抄

嘉隆疏抄

雲中撫平錄 樊繼祖著

湖北民隱錄

汪少泉疏稿 汪宗伊著

抑齋疏草 楊允繩著

馮南江行誼錄 馮恩錄

南宮奏牘 高拱著

新河集 朱衡著

應天府新志

湖廣通志

功臣封爵考

名臣言行錄

史鹿野奏議

鹿野雲中奏議

目錄畢

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奉 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前山東道監察御史侍 經

筵官江東 臣沈越記錄 伯子 臣朝陽編次 季子秋陽乾陽叅校

辛巳 正德十六年

夏四月癸卯 上即皇帝位 上與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

生皇子十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

涇王榮王弘治甲寅興王受封之國湖廣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日

上生於興邸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黃河清慶雲見翼

軫分野已卯六月王薨謚曰獻 上受勅嗣理國事府中肅然至是年

十有五矣時武宗無子儲位久虛南北繹騷中外人心已有所嚮往武

宗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託唯在

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 聰

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
慈壽皇太后與内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
位時三月丙寅也丁卯司禮監太監谷大用韋霖張錦内閣大學士梁
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齋捧詔諭金符趨安
陸藩府迎 上戊寅諸臣至安陸捧進遺詔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
殿開讀畢 上陞座乃進金符 上親授之奉迎諸臣覩 上天表乃
相顧嘆曰帝王自有真也四月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伏
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顧瞻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癸未
辭聖母嗚咽涕泣不忍遽離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曰謹受教駕發安陸安陸民人無老幼皆攀戀扈從承奉張佐戴永
長史袁宗臯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 上戒以沿途務安靜無擾經
過諸王府設供饋悉謝不受勅有司膳饌餼廩止用常品其諸九珍異

皆却之行殿朴質輒喜有過侈者輒去不視諸治道倉卒不及備亦弗
問及渡河父老喜躍相告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
日嘗聞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
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
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不
允會慈壽皇太后有旨曰天位不可久虛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
官可即日上箋勸進于是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
三上箋勸進 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
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大行皇帝几筵謁見慈壽皇
太后武廟皇后憲廟皇妃畢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遂頒詔大赦天下
詔曰朕承皇天之眷命列聖之洪休奉慈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

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內外文武群臣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新所有合行事宜條例於後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唯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時久旱方朝雨及是忽霽萬象咸新百官稱慶識者知其為中興之兆詔下中外鼓舞若獲甦生○甲辰禮部請視朝尚書毛澄等上言大行皇帝大喪禮成服已畢恭惟皇上嗣登寶位萬幾所係伏望以宗廟社稷為

重少節哀情於西角門視事百官行奉慰禮 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四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澄等具上儀注○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疏陳新治補救之道言陛下入自藩國續承丕基正天命啟聖之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玩愒於天下之久安祖宗法制適紛更於小人之柄國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於中次廣言路於外庶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墮於小人之手則天下之事愈不可為矣大行皇帝聰明英武獨以志意未定群小未徇其欲遂至忠言不聞於耳媒孽日陳於前威福下移政事大壞今者元兇雖去顧其盤據既久根蔓滋多猶恐藉貨通神貪戀權勢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更復姑息耶臣以是懼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皆久扼於權奸蔽抑之餘而欲吐其憤激忠誠之悃必有不顧忌諱言至逆耳者此在聖明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裁抑則

小人必乘之以進而雙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之累臣是以又懼言者之過激也伏望皇上獨秉乾斷内外文武大臣及非軍功而冒得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即賜罷斥令科道查劾向來罔上誘惑奸佞之輦實之典刑邇來小人所變亂一切弊政奏請改革用彰我皇上中興無前之烈 上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内外引誘蠱惑奸黨着科道官查叅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以行。是夜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起天市垣内西南行至房宿尾跡炸散後有二小星隨之。詔支取宣府儲銀備軍糧之用時北虜窺伺邊方戒嚴宣府官軍月糧久缺戶部言往者大行皇帝北征多方區畫銀帛錢鈔收貯宣府正為邊餉匱乏之需宜移文彼中鎮巡等官及管糧郎中支銀二十萬兩以其半給散折色紆目前之急其半收糶本色備調兵之用會虜犯大同規畫兵糧兵部侍郎馮清以為請戶部覆

如前議詔曰可。御史王鈞疏劾司禮太監魏彬言彬與逆惡江彬為婚姻内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啟釁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四方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總兵都督朱振巡撫都御史容杲夤緣内批侵盜邊餉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史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奸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縉導引巡遊本當重治姑從寬各發孝陵衛充軍劉祥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容杲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湧兵部查議以聞。安邊伯朱泰等奏乞復姓許之先是詔書一款賜姓人負及見犯罪冒姓者各復本姓至是泰奏乞復姓并辭伯爵得旨復姓已有詔令伯爵准辭是日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朱暉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朱

洪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安都督同知朱福各疏乞復姓俱准改復泰
本姓許暉劉姓洪張姓安錢姓福陝姓泰等皆詣附中入矯竊內降倖
功要寵以致冒國姓濫封拜握兵權而安福併出中官廝養尤極猥賤
在武弁亦所不齒云。丙午遣官奉迎聖母 上諭閣臣曰朕入繼大
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可勅遣官奉迎并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是遣司禮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奉迎
聖母初 上在途思離聖母輒涕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詔賜扈
駕太監谷大用等銀幣有差給事中間闕上言伏聞陛下賜大用等人
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
矣臣觀歷代以來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弱私扈從之
人則侍衛驕弛戚倖之禁則請謁行此治亂安危之機辨之不可不早
也願陛下裁擇 上嘉納之。命釋都督邵永于獄時給事中以永不

附江彬被訐下獄人咸寃之且永以謀勇稱可備將帥之選宜出永於
獄復其舊職 上知永素有軍功即命釋之既而以永為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遼東。○戊申 上御西角門視朝百官行奉慰
禮。○勅諭禮部議上大行皇帝尊謚即勅禮部會官議與獻王主祀及
封號以聞。○罷戶部尚書楊譚兵部尚書王憲工部侍郎劉永右副都
御史毛珵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伍符皆以奉詔自陳也時少保左都
御史陳金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李燧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璟亦自陳
乞休 上溫旨慰諭特准致仕各乘傳以歸。○詔逮繫訊安邊伯許泰
等初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免伯爵得旨伯爵准辭仍令為都
督同知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于是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
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
襲之官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其世爵

以昭至公時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馬監太監谷大用始附逆瑾繼黨江彬交相引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吳巖亦言魏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爵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蓄辱守臣已復深夜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先帝之疑畏而掩都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險譎之惡擢髮不能盡數宜斷自宸衷亟賜處治實社稷蒼生之福于是上命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以聞而魏彬等仍置不問及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丘聚張永等蠱惑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謹變亂成法盜竊名器并宜誅戮以謝天下得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蘇縉劉奉周昂周惠疇王杲皮得朱福臧賢劉實執送都察院鞫治魏彬張永間住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并依詔書查革○

命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耳原官仍各贖弟姪一人錦衣百戶世襲初內侍劉瑾等八黨亂政岳耳與大學士劉健等謀除之語洩瑾等矯命杖岳耳于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之至是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敗上念岳耳以忠死故有是命○罷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舉舉太監張忠弟也○詔逮繫吏部尚書王璫等下都察院鞫治時給事中張九叙等劾奏大學士梁儲結附權奸持祿固寵吏部尚書王璫濫鬻將官依阿權倖巡撫順天都御史劉達巡撫宣大都御史審杲憑籍奸黨貪財害民及戶部尚書楊譚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李燧左都御史陳金王璟巡撫保定都御史伍符工部左侍郎劉永右侍郎馮蘭兵部右侍郎馮清巡撫甘肅都御史文貴巡撫兩廣都御史蕭紳掌太常事禮部尚書劉愷禮部右侍郎張星俱庸陋不職御史李獻等亦上疏論劾儲等而及禮部侍郎顧清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撫治鄖陽都御史

毛珵巡撫榆林都御史陳璘得旨王瓊劉達下都察院鞫治睿杲令巡按御史執送京師顧清劉愷馮蘭馮清馬昊蕭翀張星陳璘並致仕梁儲方乞休勉留輔政楊譚王憲李燧陳金王璟伍符劉永毛珵文貴先已自陳解官及論黜不復究是日王瓊上疏言大學士楊廷和竊攬乾綱事多專權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儀吏部侍郎曾不引退又私其鄉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原任都御史劉澤巡按御史趙春罰不當罪廷和不宜久居密勿請罷之以清政本上曰楊廷和孤忠碩德朕所素知王瓊既被論劾乃不畏公議撻拾妄奏非人臣禮下所司知之○革後軍都督府帶俸鎮平伯爵陸永伯爵陸陸閭姪也○詔司禮監查奏起用故寧府典寶閻順等初順與劉良陳宜窺見逆濠謀為不軌赴京奏聞濠知之密賄朱寧滅賢欲得順等而甘心焉會有旨發順等充孝陵宮監淨軍乃得不死至是上疏自白其寃刑部議

覆上嘉順等忠義故有是命○詔為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歲時致祭雲旺洪武初為龍虎上將軍奉命由登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都司及遼左等衛比卒遼人多尸祝之而未有祠至是義州衛舍餘許澤等疏乞立祠致祭以崇報功之典禮部覆奏上許之○禮官議上與獻王主祀稱號初上命多官集議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奸邪當斬時有舉人張璉隨就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以為然廷和因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京禮部尋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至是毛澄等會同多官上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立楚孝王孫為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皇上入奉大統當別立與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

封奉祀又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以崇仁王為興獻王後宜改稱興獻王為考王妃為母益王及妃稱叔父叔母議上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乙卯廷和等上言考之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今多官引以為據皇上採而行之真可為萬世法惟興獻王祀今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為興獻王後改封崇仁王為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澄等亦如

廷和議因備錄程頤議以上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又言考之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毛澄等復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禰祖魯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于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復錄魏明帝詔上之○命營建大行皇帝山陵勅武定侯郭勛督造○召致仕大學士費宏入閣辦事復其第編脩家官初宸濠謀為不軌宏首發其奸其請復護衛宏峻阻之乃為宸濠所嫉未幾解官去宏亦罷歸至是給事中徐之鸞等紀功江西言宏謀國盡心而宏亦未聞大過不宜終棄吏部覆允故有是命○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於鎮江府歲時致祭從巡按御史葉忠之請也○五月命增京城

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員名以署右都督桂勇充叅將督領之勇號令嚴明稽察有方由是盜賊屏息京師肅清○日精門災禮科給事中邢寰等以日精門災又久旱不雨請修舉實政以回天意上嘉納之仍令禮官擇日禱雨既而未及禱而雨降上喜命官告謝天地及社稷山川之神○鑄造雲南土官衙門信符金牌及海外諸夷勘合給之用改元年號也○加南京禮部侍郎章懋尚書仍致仕令有司時加存問懋時年八十有四○勅召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王守仁馳驛赴京先是守仁以父老祖喪疏乞暫歸省葬未報至是得旨王守仁擒斬亂賊平定地方朕蒞政之初方將論功行賞所請不允其勅令亟來京○詔錄先朝得罪諸臣贈故兵部員外郎陸震太常少卿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俱尚寶卿刑部照磨劉珏刑部主事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俱太常寺丞行人詹軾劉聚孟陽李紹

賢李惠俱監察御史仍各賜祭廕一子送監讀書原任脩撰舒芬等詔各復原官諸臣皆以正德時諫南巡獲罪陸震等杖死餘各削職降調○詔立宋將岳飛祠於湖廣武昌府有司歲時致祭從湖廣撫臣秦金請也○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袁宗臯赴任供職宗臯本興邸右長史先奉諭陞今官以病未赴故命促之○錄從龍功擢審理正高嵩太僕少卿紀善周紹少詹事兼侍讀伴讀吳大田太常寺丞餘各陞加有差○詔封雲南大理府新興等礦場不得妄啟○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石珪為吏部尚書時吏部尚書王瓊被論劾繫訊故以珪代之○勅遣官存問大學士劉健仍令有司給餼米夫役復其孫原廕官○大學士梁儲致仕儲乞致仕上察其誠懇許之特賜勅給驛以還遣官護行仍廕子若孫一人為中書舍人有司月給廩米輿夫○詔復江西南昌知府鄭獻職初宸濠以私隙奏獻不法被逮禡官至是璫上

疏自白刑部具列其事以聞故有是命。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謹按禮官會議帝謚曰首出庶物天挺英姿即位之初躬親政理詔令之下究極民情嘉重進士之科申嚴武舉之選變起維城釁生藩鎮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大憝既獲磐宗載安几席之憂弭于頃刻蕭牆之變撲之斯湏內外無患神武不殺蓋有之矣人方薦瘥天未悔禍盜賊滿野流亡在途自青兗以達兩河由楚越而亘西蜀數勤大將累發內兵授成筭於九重收全勝於萬里此則武功之再見也。粵自丁丑訖於庚辰屬邊境之不寧致皇輿之遠狩天戈至止月捷頻聞日轂所臨風烟頓息豈意南昌之地復為逆犯之裔流言外聞甚於管蔡之惡奸黨內應急於吳楚之謀六飛親征萬軍齊發曾無亡矢之廢遂收除蔓之功茲豈人為實有天助此又武功之屢見也。自

古帝王必有文德以興炳蔚之教必有武以振恬熙之風漢之武帝唐之武宗皆以聰明果毅蹈厲發揚思欲振殊俗而威遠夷覲耿光而揚大烈以今方之殆同條而共貫也。

咸寧侯仇鉞卒鉞由寧夏前衛指揮充本鎮遊擊將軍正德四年以擒逆藩寘鏞功封咸寧伯七年以勦流賊功進侯爵至是卒鉞始與寘鏞連謀既而見鏞起事倉卒度其無成遂反戈攻之因以成功拜爵其孫鸞嗣侯後竟以逆誅。詔京城內外非營軍邏卒不得挾弓矢。勅陞吏部侍郎兼學士袁宗臯為禮部尚書無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宗臯疏辭。上曰卿學行老成藩邸効勞年久內閣重任特茲簡命宜勉副朕意不允辭。以魏國公徐鵬舉奉祀孝陵兼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召起致仕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彭澤為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戶部尚書孫交復原職右都御史林俊為工部尚書各遣官齎勅徵之令即

日馳驛來京○策貢士于奉天殿賜楊維聰陸欽費懋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武宗南巡故庚辰禮部會試取中舉人張治等三百五十人未經殿試至是禮部尚書毛澄請以五月十五日引起廷對時大行在殯就西角門引見行禮免傳制唱名并恩榮宴百官素服侍班樂設而不作○錢寧伏誅寧家世不知所出幼時鬻為太監錢能養子冒錢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寧因得見毅皇帝寧為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賜姓冒功陞錦衣千戶瑾謀逆事露寧以計免尋陞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番僧等昵比為奸請於禁內建豹房日侍毅皇帝畋遊娛樂招樵納賄偽旨傳陞各邊將官所得金珠以數百萬計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賂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濠濠謀令世子赴關為立儲地寧為畫計及濠反乃捕寧下獄雜治獄未具會毅皇帝崩

上即位用言官言令亟正寧罪于是刑部會鞫以聞命即磔於市餘黨咸伏其辜家產沒官海內稱快○六月詔賞各邊官軍 上諭禮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軍官勞苦宜加賞賚遣官各給銀二兩于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查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延綏甘肅諸鎮官軍共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員名給賞銀七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二兩○陝西賊田迪陳克己李金魚等聚眾為亂流劫邠州等處巡撫都御史鄭陽討平之○江彬伏誅彬萬全都司蔚州衛指揮使也性黠悍然實無他材畧正德壬申以大同遊擊隨總兵官入討畿內盜賊事寧乃要結錢寧入豹房時毅皇帝好武彬因時時談兵事且高自稱許遂有寵賜姓朱與毅皇帝同卧起或時搏虎為樂又取遼陽宣大延綏四鎮兵入內教場操練都人號為外四家彬復自立西官廳自為提督益樹黨援引邊將神周李琮等同入豹房朋奸蠱誘導駕駐宣府興建

卷之一
十一
宮殿號為家裏封彬平虜伯自是乘輿北幸經大同抵榆林且駭上議南巡會宸濠反彬因請駕親征彬扈行以勁卒自衛駕離都城甫一日江西以捷聞比至南京彬復欲導幸蘇浙湖湘雖未果往而遠邇聞之日夕洶洶凡群臣所上章疏一切匿不聞及毅皇帝寢疾豹房彬猶改團營為武威團練營自提督兵馬中外惶懼謂彬必為變會毅皇帝崩慈壽皇太后亟命執彬下獄法司鞫反形已具請亟誅以洩神人之憤上命磔于市其黨神周李琮子勳木齋熙家屬江和許宣等皆斬籍其家黃金十萬餘兩銀四百餘萬兩他寶玉雜物不可勝計○貴州思州府天鼓鳴○定武宗毅皇帝山陵名康陵改義勇中衛為康陵衛○詔贈故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江西按察副使許逵副都御史謚忠節建旌忠祠于南昌有司春秋致祭官其子孫堪許瑒俱錦衣百戶世襲宸濠之變二臣同時死父未褒錄至是禮官以請

上嘉二臣精忠大節卹典加厚○命縱內苑所畜禽獸仍禁天下不許進獻○回夷于永死于獄命梟首於市籍其產○詔論吏部尚書王瓊罪減死戍邊初正德間經畧都御史彭澤以金幣賂土魯番滿速兒易哈密城及金印城印未獲而澤即言事平乞歸遂召澤還京理都察院事既而滿速兒知我撤兵故不返城印更要索無已且遣奸謀出入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之悉捕下獄滿速兒怒以萬騎寇肅州遊擊芮寧出禦敗績九疇恐城中夷謀有變悉斃諸衷甲者并斃哈密都督失拜煙峇九疇潛結瓦剌夷酋大破番落三城滿速兒遁失拜煙峇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居京聞父死突入鳴冤兵部尚書王瓊乃發澤欺罔及九疇激變表師狀逮繫廷訊幾殺澤大學士楊廷和營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為民及瓊被劾逮御史楊秉中復言瓊先在兵部結納錢寧江彬假手於寧遂左都御史彭澤副都御史范鏞御史高公韶結事中石

天性擢彬內兄楊機子婦之父祝隆為叅將都指揮等官 上命法司
加訊乃坐交結近侍論死言官復請宥之以全士體乃謫戍榆林。遣
官存問大學士謝遷尚書韓文於其家。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死先是
哈密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從土魯番回回種也副使陳九疇大破土魯
番因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既而刑部會
訊脫寫亦虎仙死會武宗幸會同館寫亦虎仙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
從上南征至是復逮訊復論斬死獄中。秋七月大理寺辦事進士張
璉上論大禮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皇
上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不
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宜考孝宗改稱興獻王為皇
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得復顧私親之說耳臣固未敢以為然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

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養之宮中是尚為人
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一時猶可皇上以武宗無嗣入繼
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
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
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
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
迎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
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
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
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
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
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

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防為外藩援立者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可槩論乎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獻以誤君于不孝惟聖明体察疏奏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上英明好禮初謂廷議為禮制至是心知其非矣甲子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賜茶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皇上聖孝本于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

手勅既而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言禮部所議允合事宜科道交章猶不俞允臣恐張璉惑亂宸聽毛澄等因請戒諭張璉不聽○八月初御經筵先是勅禮部曰朕惟講學脩德帝王首務八月初二日宜御經筵至是行之○命禮部議聖母入門禮儀初議由東安門再議由大明左門上不從命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詳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詔查革冒濫武職命兵科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主其事言上疏謂皇上臨御之初首頒裁革之詔痛官爵之冗濫念俸糧之費靡更化善治莫先于此所據正德元年以來軍功冒濫官爵繁冗甚非祖宗之法祖宗開國立為武爵專待有功品秩之尊無過公侯伯者我高皇帝開天啟運佐命元功封公者六人

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文皇以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切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宸鑄背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舉兵平定張永援為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等並受褒崇弟姪俱各封伯加陞都督都指揮者不下數十人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追奪誥券削為編民又言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應革者三千有奇旬月之間盡行查革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罄竭將順之誠弼成塞違之治上報可。九月聖母至通州初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不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為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為人子及從駕內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上涕泣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張璠賈疏至左順門楊廷和知

之令修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璠曰內閣誰為爭者焉有為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上覽之留中。諭尊與獻王及王妃為帝后上勅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與獻王宜稱與獻帝母與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同遠。大學士袁宗皋卒贈太子少保謚榮奎。庚午武宗毅皇帝葬康陵。冬十月聖母至由大明中門入上候迎十午門內入見奉先奉慈殿。兵部主事霍韜上論大禮言議者謂皇上宜考孝宗以與獻王為叔父以崇仁王為興獻王後臣以為此議者其故有三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由漢以來惑人深矣師丹程頤司馬光輩守此以誤當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之者乎蓋拘前代故事也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武宗無嗣孝宗一傳而止若遂行與獻帝尊封之典則聖母之至與慈壽太后

中宮皇后何禮相處萬有過差宮闈成隙盖不忘孝宗之德也韓琦相業歐陽文章足名一代議及濮王典禮舉世非之欲加之罪今日臣子誰敢倡父與獻帝之說以取罪乎盖避迎合之嫌也臣謂皇上于與獻帝宜正父子之名于與獻后宜正天子母之禮於慈壽太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于尊崇典禮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時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奏時中言皇上入祀宗祧遠離祠墓崇奉之典不稱至意何以安乎必嗣統無混同之嫌父母盡追崇之典乃為禮也淵曰聖考尊為興獻帝矣宜立世室以申時祭不然則安陸祠遠可躬祀乎聖母稱興獻后矣宜尊為皇太后以隆徽稱不然則中宮冊立可無別乎濬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父可知也以故漢尊太公史臣致議當尊不尊得為不為皆非禮也 上令禮部知之○命工部修理天地山川壇○加總督漕運都御史陶琰為戶部尚書仍兼原

職琰辭不許○十一月諭脩武宗毅皇帝實錄命大學士楊廷和毛紀費宏為總裁官○金星犯鍵閉○乾清宮成先是正德甲戌正月災至是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之御史鄭本公上疏言乾清宮八年營構一旦落成陛下踐祚之初適與期會固居安之曰亦當思危之時臣以為不必遠思惟即此宮而致其思耳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以先朝為鑒 上嘉納之○罷廣西香貢仍徧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至二千金 上即位詔却請獻如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布政使王啓等請并罷詔從之○詔立太公廟於青州城西有司春秋致祀從山東撫按官請也○贈興府故左長史張景明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景明山陰人事獻皇有輔導功至是其子元恕奏乞卹典 上特允之仍廕恕光祿署丞○論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先是守仁擒宸濠奸佞江彬等譖之百方而守仁叙功疏乃獨推王瓊與執政左故久未行賞 上念其功乃命集議封之餘各陞賞贈廕有差謹按王司寇世貞皇明奇事曰文臣封伯雖前後十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驥威寧伯越新建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諸伯云

十二月遣行人存問原任大學士王鏊楊一清賜之勅○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下璉大禮或問於禮部者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寓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是除璉南部掌詹事石珪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璉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無復為大禮說難我也璉曰吾難彼乎哉吾為禮而已○復遣御史十四人清理天下

軍伍先是兵部尚書王瓊以地方災傷奏准停差令各巡按御史帶管至是以御史王完言復之○命取衍聖公孔聞韶五經博士顏重德孟元陪祀行禮以明年三月駕幸太學故先期取之○贈故東丘郡侯花雲妻邵氏貞烈夫人侍婢孫氏安人并與雲立祠遼東初邵氏同雲死陳友諒之難孫氏携其二歲孤煒遇陳軍投江中依浮木得生未加贈祀故有是命○命議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乃封還御批言陛下朝見興獻后時即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等所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御批如前廷和等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失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錄皇號母託為辭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

爭皇字不可加 上曰慈聖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與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與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命○甘州軍亂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銘蒞任後嚴禁武官侵牟士卒總兵李隆不得自恣已之又以減餉失士心隆乃陰嗾士卒王禮二等倡亂嘯聚數千人以復餉為辭直入幕府執銘撲殺之焚尸燔公廨劫獄庫舉城大亂鎮守太監董文忠亟擒禮二鞫之得隆嗾使情隆恐遂殺禮二以滅口復令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剋餉激變罪狀以聞

壬午嘉靖元年

春正月己酉朔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及四夷朝貢使行禮免致詞稱賀○禮科給事甲熊浹上論大禮言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先時未嘗育之宮中立以為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為比而陛下之繼武宗自祖

訓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必曰為後而以繼嗣為名則陛下直繼武宗為之後乎抑追繼孝宗為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為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為之後無一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踈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禮以義起政由時異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臣不為過越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號虛皇儀而不展此臣所謂舛也愚以為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而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為太后如慈壽之例庶繼統之義報本之恩並行不悖疏下所司知之○詔南京進鮮船隻不得再議增減初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舡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

託虛增肆為奸利 上即位詔革其弊進鮮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 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減○丙辰金星犯牛宿○以上元節賜文武群臣假十日自後歲以為常○戊午水星犯羅堰星○清查南京錦衣衛旗校以冒濫裁革者二百六十人○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駕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清寧宮後小三宮災禮部尚書毛澄言皇上郊祀甫畢宮中失火密邇青宮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 上曰天戒警惕朕心宜同加脩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人莫能救不可謂不出天意况迫清寧後殿豈非以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靈神有未安者乎天意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復各論奏繼曾

言火之為災陰極之變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言曰逆陰極變災臣雖愚亦知為廢禮之應尚賢言郊祀甫成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興獻帝后之稱揆之于禮不能無疑復以皇字加之實為過越此上天示戒也佐言憂攸之變不干他宮而于清寧之後不在異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上乃姑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母興獻帝后不加皇字○詔糴穀備邊時給事中楊秉義等言臣等奉勅行邊散賞目睹宣大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猝有變西顧之憂今幸有年宜急發庫銀輸之紮荆鴈門諸關糴穀無事以給官軍月糧有事則應容兵支用會二鎮告警部臣亦有糴穀入邊之請從之○丁卯日色慘白無光黃霧四塞大風揚塵○詔革京通二倉中瑞館總督太監及臨淮徐德督監內臣從戶部尚書孫交之言也○工部上光祿寺歲增內用薪炭之數諭令官厨諸役務從節省無

累小民。○馬平盜發平之廣西馬平府融縣大盜周克亮聚眾萬餘僭號流劫總督都御史張嶺以狀聞即勅嶺徵兵勦捕久之乃平。○兵部主事霍韜上三劄言恭遇嘉靖改元式符更化謹進三劄乞賜采納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在居處恭而信任大臣二言勤召問在覈賦稅登耗官簿增減軍職冗濫及徵讞物料之類三言救積弊在除諸司吏胥弊蠹凡困民害政之事而尤有急者則在君臣之交宜遠法帝王虞歌告戒之風近法祖宗君臣同遊之盛。上納之。○大學士楊廷和等請蚤御便殿講讀。上諭詰朝日講二月二日經筵。○御史馬紀請設起居注官以復國初之制。○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御史朱衣疏陳時政缺失言君德莫先力行自治莫要改過近者群臣章疏之進陛下御批有云知道了有云已有旨夫言知而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回護之辭不宜見于聖明之世

給事中邵錫亦言政令既出或半載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遂改聖德疊于近習國是淆于群議即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疏入報聞。○二月詔簿錄妖僧財貲工部侍郎趙璜言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不貲遂命籍錄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負。○命治甘肅太監王欣甘州左衛千戶孫智等罪巡按陝西御史許鳳翔劾欣等尅減軍糧智等違法事詔治其罪。○丙戌白虹彌天。○命孔子六十代孫舉人承震知曲阜縣。○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糧。○虜犯遼東詔治鐵嶺衛守堡千戶徐瀚罪時虜入寇瀚失于策應軍人陶原率眾赴戰死之詔下巡按提瀚問罪授原子官。○詔詳定朝參禮儀先正德末朝儀多廢乃下詔禮部令定之于是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進班奏啓復命及

齋戒忌辰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面糾疏糾各禮皆查復舊
例明示諸司永為遵守從之。○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冊寶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邵氏曰壽安
皇太后與獻后曰興國太后壬戌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
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
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
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
勤誕育躬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
嫂曰莊肅皇后又祇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
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太常寺丞周
璧奉詔南京語張璠曰詔雖下聖心未慊也。
謹按史臣曰此初詔之誤也。

禮部類奏災異 上曰四方災異頻仍朕心驚惕與爾文武群臣同加
脩省以回天意。○命更鑄巡撫甘肅等處關防以甘肅兵亂關防被劫
故更鑄給仍增等處二字以別之。○禁京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麪以戶
部言其靡費五穀致米價騰貴也。○詔發張家灣守東漕船應納通倉
糧米十五萬石給大同宣府邊餉從侍郎臧鳳給事中夏言之請也。○
命順天府官祈雨時春分後雨澤愆期故有是命仍勅內外臣工一體
脩省。○撫治商洛陝西叅議陳鼎斬妖賊馬隆擒其黨輩世隆等陰汝
州鄆縣人其母李手有卦文自號觀音老母隆詐稱首有盤龍左股有
日月二氣煽結世隆等聚眾劫掠自河南盧氏浙川流入陝西商南山
陽等縣所過焚掠勢甚猖獗至是鼎率官兵討平之。○命查興國太后
經過地方迎護官給賞銀幣有差。○復設雲南臨安府臨州流官知州
州舊有土官知州職專巡捕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正德初土官祿俸陰

賄逆瑾罷革流官遂交通弥勒州十八寨強賊為害捕得誅亡其子祿世爵復以罪論死撫按因請罷襲土官仍設流官吏部議覆從之。命內外總督糧運官嚴禁科取分例時巡倉御史劉寓生上言天下衛所運糧四百萬石常額外加耗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厘九毫計用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有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各一釐共計用銀一萬六千兩有曰會錢者上糧之時有曰小盪免銀者俱每石一分共計用銀八萬兩又有曰救斛面銀者每石五釐計用銀二萬兩率一歲四百萬米分外用銀一十四萬餘兩軍民膏血安得不困竭也乞痛革宿弊以蘇漕運困苦戶部議如所言請申飭禁例故有是命。○南京工部尚書叢闌乞致仕 上優詔許之命有司歲給糧米輿夫。○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先是傳諭內閣興獻帝冊文朕宜稱于大學士楊廷和等不可言以子自稱非所

以後孝宗承祖宗之統既復諭宜稱孝子廷和等復不可言陛下考孝宗承祖宗之統于本生父自難稱孝子冊文又稱以長子入奉大統則本生之情愈明乞勉從正禮至是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以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恭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題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上耕籍田。○命禁教坊譴戲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闐然喧笑殊為褻瀆古者伶官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閑國體可為監戒庶于戲譁之中亦寓箴規之益命禁之。○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講書帝曰俞允若茲一章司業吳惠講易時乘六龍一章講畢宣諭賞賚有差先是孔氏子孫孔彥龍等乞觀幸學禮許之。○詔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俱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襲費宏廕子指揮駙馬都尉崔元進封侯爵皇親太傅壽寧伯張鶴

齡加太師禮部尚書毛澄太子太傅太監張錦等九人承奉等官二十
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緡有差。大學士楊廷
和等疏辭封爵許之給事中張九叙等上言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
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
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
若廕子錦衣亦非宏所敢當漢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紀綱大壞
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
史汪淵等上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容人力
無所爲廷和等何與定策功夫侯伯非開國之勲不可遽封錦衣衛官
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反輕于弊袴乎主事
霍韜言學士封伯不可自今日始禮科給事中許復禮等亦言宜聽辭
免。上從之。給事中張翀請預治入番黠虜先是正德中北虜太師

亦不刺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秃斲數萬乞我曠土住
牧守將難之亦不刺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
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蕪有西土列咂眼班板丹打力諸部漸掠西
境至是翀乃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
國初縻以爵賞啖以茶利匪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
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劔外其不為
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并諸羗遂為隋唐歷世患况虜
既有定穴而復蕪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細章下所司。○
宣府鎮卒作亂給事中許復禮言邇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黠虜
並肆陸梁甘州之變罪狀未明而宣府之亂復爾效尤乞議畫一之法
以嚴控制之權。○命覈漕運軍船戶兵二部會疏漕運言國漕歲四百
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

舡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舡弊恐誤大計疏入命
總督漕運都御史覈報整飭之。夏四月起用工部尚書林俊未至復
改刑部尚書。江西寧州地震。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
庶瓊高雷等地方事。詔定各邊軍馬器械令巡按御史閱視畫圖帖
說以聞著為令。濬吳松江訖工初廷臣言東南水利以吳松江白茆
港為首乞設官顓治之乃以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為工部尚書領
其事濬之以通于海興工于辛巳十月至是訖工凡為工十有一萬二
千五十三前後閱七月云。擢吏部左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
。詔起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為王瓊所構論死繫獄
久之得釋及瓊謫戍彭澤起入兵部久欲理九疇之冤未之及至是甘
州事聞廷舉代許銘者眾以九疇名上從之乃以九疇為僉都御史以
往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鵬等各言許銘被殺隆等亡恙宜遣按問彭

澤謂宜檄巡按案覈仍促九疇亟往體訪已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
按治李隆以私憾殺許銘之罪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紀綱而撫馭
少恩禁戢總旗而寅恭未協李隆等雖無故縱之情難免嫁禍之罪首
惡王禮二久已梟示見囚同亂六十餘人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宜免窮
治彭澤請切責李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永太監董文忠等仍促九
疇公行覈報。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不許守仁言臣之所
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一不敢叨天之功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
天心厭亂啟陛下中興之業二不敢掩人之善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
王瓊有先事禦備之謀發縱指示之功三不敢襲下之能謂首從義師
自伍文定而下多捐軀戮力之人乃今將士之賞尚多未稱四不敢忘
已之耻謂世受國恩謬當重任不可冒昧貪進據非其分疏入 上諭
云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

勉承恩命不允所辭

卷之一

二四

謹按霍公韜奏疏曰江西功賞御史黎龍有言江西之事不難于成
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蓋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
離析内外人心多懷觀望故若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劉源清
張文錦楊銳輩必皆肯棄九族然後肯倡此役故論功固宜首王守
仁伍文定而謝源伍希儒則別公差非有地方之責者使二臣不預
其事入亦莫罪其非謝源乃甫到南安未會守仁先檄兩廣伍希儒
亦于吉安同為守仁所奏留蓋皆協心比義共獎忠勤者也賊滅功
成江彬張忠妬忌守仁之功首倡異論曰守仁實同賊謀又曰寧賊
金寶俱諸臣滿載一空隨任紀功給事御史黨奸扇諛附和其後蓋
將謀孽守仁輩而傾之也後以守仁名望素著不能瑕玷而謝源伍
希儒獨當其辜夫不論勤王倡義之功聽貝錦雌黃之口以文致其

罪而黜之二臣貶謫不足重輕第恐褫天下忠義之魄後世難為公
忠任事之臣耳惟乞大賜明斷洗雪二臣之謗以勸忠良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卒富績溪人歷官大理卿正德初忤逆瑾勒致仕
瑾誅起任戶部屢疏裁冗食祛風弊事多阻于權貴乞休疏六上始允
至是卒贈太子少保謚康惠○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薦大學士致仕
楊一清可使經畧西北邊 上命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御史張欽
上言臣見言者多薦一清陛下綸音特允誠求舊之典但輔相不以才
識為先而以誠實為貴一清多知故典洞曉事情此其美也而昔事先
帝招權納賄無至誠感動之實宜為酌處疏下所司○五月錄開國功
臣韓成孫鳳翔為冠帶舍人月食米一石

謹按吳司訓瑞登兩朝憲章錄曰紀信誑楚漢高少封而後世亦未
聞有卹之者韓成誑漢我太祖祠于康郎封爵血食萬世不泯而世

廟復錄鳳翔冠帶月米有加于昔宜其感激而報也歟

命復設兵備副使于密雲饒州汝寧南陽等處各鑄給關防賜之勅從
兵部會議添設也○封駙馬都尉崔元宗山侯壽安太后弟邵喜昌化
伯興國太后弟蔣翰重伯○命設安陸祠祭署以皇親蔣翰子榮為奉
祀官行禮先是治中王槐奏言興獻帝廟在安陸宜設祠祭署立奉祀
官庶歲時享獻不忒故有是命給事中底蘊御史沈灼等各論奏蔣榮
異姓神不歆非類禮部復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王主祀不聽○六月命
禁安陸闖人弟姪授錦衣官 上從彭澤議禁勿陳乞以撓國是著為
令○諭暫輟日講經筵併免午奏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臣等叨官輔
導義難緘默切念人君一心關係最重養之以善則智若聲色貨利一
動于中妨害政事不可勝言伏望 皇上宮中無事不廢讀書以涵養
此心編修湛若水亦疏陳豫戒逸遊以謹君德願聖明以端居靜思為

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天事親為職以勤政親賢為務而舊德老臣
如楊廷和宿望如孫交林俊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敬畏之心擇
內臣老成端謹者給使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上嘉納之○南京吏部
尚書王華卒華餘姚人為人才識宏達堅特方正嘗忤逆瑾傳奉致仕
子守仁論瑾怒逐守仁顧素敬華不遽遷怒間令人諷華就見華竟
不往○套虜入寇自井兒堡入花馬池大掠固原平涼涇州西安鳳翔
上切責總兵等官兵部尚書彭澤請身自巡邊料理不許溫旨留之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懋蘭溪人志行高潔百凡嗜好不入
其心臨事決斷悉據經援古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三考難進易退士
高其節○大學士劉健卒贈太師謚文靖健洛陽人骨相奇古學問深
邃宏才偉識行淳履正早際聖明晚罹奸佞進不盈移退不窘戚為近
世賢輔○召起南京御史李熙為饒州知府初逆瑾擅政熙以言事械

繫于京被重刑落職又以劾二府貪吏瑾復行南京廷杖三十南京禁衛久不行刑為熙選卒習杖數日杖之幾死至是詔起用之轉浙江副使卒于官○秋七月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詔諭安陸州及京山縣田租留贍修葺陵寢吏卒諸費其衛卒原發廣西備僮者供守陵之役免徵發○大同軍士告糧率衆譁謀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詔誅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餘悉令諭安堵○巳巳南京大風雨拔木飛瓦宮闕城垣民居傾毀江水湧溢漂溺死者無數○刑部尚書林俊請內官有犯下法司治先是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俊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報有旨○八月諭封乳母劉氏奉聖夫人宮媪孫氏保聖邢氏莊奉顧氏肅奉俱夫人公事中底蘊等言加恩大濫上

以累朝舊典如此令如前旨行○加錦衣千戶邵蕙指揮僉事冠帶舍人邵玘百戶以壽安皇太后族屬也○令廣東江西商貨納稅自北而南者於南安自南而北者於南雄不許違例重徵從戶部議也○詔定武舉式騎射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策論如故中式者免分等第槩陞署二級○賜故御史馮顥主事劉天麒諭祭二臣正德中俱為逆瑾誣害顥自縊死天麒貶貴州驛丞死至是吏部奏復其官併乞優恤故有是命○廣西夷目黃謬等作亂先是上思州舊為土官治所中更設流官土人嘗為亂謬等聚衆攻州欲奪其印都御史林廷選捕謬下潯州府獄已而越獄復率衆攻州官軍禦之乃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為備謬復攻破州城守臣走都御史張嶺等以狀聞并陳督兵會勦之策兵部覆謬報可仍命巡按御史查先年致謬縱脫者逮問治罪○福州衛叛卒曹宗德唐清黃英及管操指揮陳傑皆伏誅先是傑步卒進貴葉

元保與宗德等謀為亂傑知而不禁貴等遂糾三衛卒數千餘人以布政使伍符侵損糧價為名圍符官舍縛其子及經歷顏玉備極慘辱鎮守及三司官撫諭稍戢未幾復亂圍鎮守府守臣募兵擊之斬貴元保宗德清英潰走守臣以聞傑止坐守備不設律論戍邊至是巡按御史汪珊捕得宗德清英請速正其罪因發傑縱賊搆亂狀論死 上命併傑誅之宗德等仍梟示○遣行人齎勅存問大學士劉忠從巡撫都御史李克嗣奏也○命大名府元城縣儒學廩膳生員陳萬言為鴻臚寺卿給與應得誥命以將冊立萬言長女為後故也既而勅兵部鴻臚寺卿陳萬言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妻冀氏封夫人給與誥命如勅奉行○山西太原府地震○禮部上大婚六禮儀注○詔釋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先是夢陽有詔罷歸值宸濠陽春書院成遣人乞詩夢陽與之濠敗御史周宣劾其交通叛逆逮至京師驗治無狀刑部奉請釋之

○兵科給事中史道䟽請遏弊端保終舉固人心以凝天眷事言正德年間陛下在藩邸時聞政事之日非未嘗不惕然憤恨迨夫天眷一德聖明入繼賞善罰惡風飛草靡凡一切除舊更新之事駸駸然漸進於孝宗之朝矣柰何新美方張舊影隨射前車已鑒覆轍猶存雖著除惡之名而漏網之吞舟尚偷生於天地雖下釐革之詔而壞法之故事不旋踵而尋復如蕃牧騰驤軍伍不許驗審壩上等處馬匹不許點查薦新等項船隻而加增人夫之數法司未結人犯而奪付鎮撫司問理皆非祖宗之成法獨取太監寅保閻洪戴義之言而尚書彭澤等都給事中許復禮等之執奏則不之聽修撰呂柟因事進言而不容御史黃國用舉正冒詐而被罪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復經筵而以罷之一字批荅豈優遇元輔之禮尚書彭澤林俊得止復匠役而以及不查究等言見報豈推誠圖任之心李璽以未勘之事而降職汪淵以無名之罪而罰

俸謫何棟於方外迄今未愜輿情擊陳嘉言而下獄恐後難伸心事葛景盧佐等殃民刻骨御史陳實據招參來則但付之不問劉允張陽等負罪通天御史王完指實劾奏迺以遇赦而饒爵賞多施于無功法令未行於權要凡此之類皆為先朝極弊之政陛下乃復為之乎臣嘗思之由弘治而入于正德也難由嘉靖而入于正德也易武宗承孝宗之後易陛下承武宗之後難况乎邇來各處累以災傷奏報而三邊俱有緊急聲息且加之以潢池草竊在在逸發白晝殺人大肆剽掠中軍乏智勇之才武備無飛揚之氣時或師旅一與糗糧隨缺士馬負飢不戰而屈其安危難易之事尚未可以預定也使于此而猶以先朝極弊之政因循牽制而不能以義斷之臣恐由今以往天下事殆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豈不大可畏哉既而又請去遺奸以快人心奏言司禮監太監魏彬為江彬之黨二彬依倚為惡江既已擒魏何獨存 上皆嘉納之

○詔加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之子正千戶世襲御史趙父上言二臣當逆濠之變抗節不屈折以危言至于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迹昭然今蔭子止千百戶似于報禮未稱詔各加正千戶世襲○詔兵部郎中黃鞏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贈太理少卿鞏初疏諫武宗南巡縛下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校百餘幾死而甦除名時工部主事何遵抗疏救鞏言不宜殺諫臣語亦剴切侵江彬彬愈怒并下遵于獄榜掠瀕死復罰跪廷杖逾二日竟死至是亦贈尚寶卿蔭子世守國子生○勅諭兩京文武群臣以南京奏報猛風暴雨損壞郊社陵寢宮闕城垣溺漂大江舡隻衝塌沿江居民房屋朕心祇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朕方痛自省過爾群臣同加修省以畜修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卹○九月冊立陳氏為皇后遣定國公徐元祚告天地武定侯郭勛

告太廟成國公朱輔等持等奉冊寶行奉迎禮○詔遣婁星等戍邊副都御史劉玉劾奏宸濠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廣信知府周朝佐訊獄未盡其辜 上怒朝佐遠謫婁星等戍邊○南京工部右侍郎吳廷舉乞休不許廷舉以南京災異故乞罷因勸請勤學脩政親賢遠佞日覽大學衍義以為法戒之資 上賜溫旨褒留之○冬十月詔查覈皇莊及勲戚田土命兵科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之先是正德年來奸猾無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侍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臨近居民多被侵奪管莊官校籍勢橫害軍民失業盜賊生發 上在藩服已知其弊至是給事中底蘊奏請查覈上聞惻然即勅遣言等查勘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盡行查出給主召佃原係皇莊解部類進係勲戚者赴部關領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令屯田官主之言等勘報順天八府各項莊田地土計二

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餘退斷侵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餘其十九萬七百餘頃名稱皇莊亦非國體因列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斷培植之害皇店皇塩罔利之非乞盡革以洗宿弊各宮莊田宜改為公桑園親蠶廠餘稱官地太監趙霖建昌侯張延齡奏討草場莊田俱叅劾禁止○詔崇程朱之學禮科給事中章僑上言三代而下論正學者莫如朱熹近有倡為異學者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而以朱熹為支離好高務名之士群然從之宜嚴禁以正士習御史梁世鏢亦以為言禮官議覆二臣之言深切時弊有補風教 上然之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來士習詭異文詞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諭禁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命戶部發帑銀二十萬遣官賑卹應天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處仍各蠲免稅糧有差○御史劉廷篋疏請法祖宗勤政

事以親儒臣言文皇帝御左順門晚朝畢面諭近臣勉以隨事匡弼母
但面從仁廟賜輔臣楊士奇等繩愆糾謬銀圖書皆有故事 上嘉納
之○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等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
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不從命仍二十七日丙寅禮官奉請
素服御西角門視朝 上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戊辰遣司禮
監太監戴永詣安陸廟以太后崩告與獻帝又遣監丞蕭洪告岐惠王
雍靖王墳二王皆太后所出獻帝同產弟也○御史唐鳳儀請諭令各
省分巡分守官務遍歷郡縣察民冤抑興革利弊歲終還司不如令者
撫按叅奏撫按徇情聽科道糾劾 上從之○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
太后尊謚勅禮部曰朕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與獻帝肆致
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追惟懿德宜
有徽稱乃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逮繫兵

科給事中史道下詔獄時道外補山西僉事上言臣頃在諫垣嘗指目
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草劾欲上為廷和所覺亟出臣外任臣無
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母惟陛下賜之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以原奏
封上具言廷和交通逆濠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先帝自
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與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
就爭之實為欺罔廷和䟽辯因乞致仕 上慰留之以道挾私妄言擢
辱大臣命吏部叅看因逮繫治罪○丁酉上始御奉天門朝見群臣仍
令不鳴鍾鼓○兵科給事中夏言䟽請遵祖訓以端政本言臣伏讀祖
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又曰朝堂決政衆論
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皇言萬世宜守頃緣先朝權奸蒙蔽言路不通奈
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
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

藏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
可憂乞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勅令御前紀事
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交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
壅蔽 上納之○詔禁治將官罔利營私之弊御史張鵬言有不材將
官報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包販開支帑藏則任意浸漁而以
空文出納召商中鹽則通同尅免而斗庫官攢得以上下其手甚至逃
卒之口糧死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乾沒入已軍儲虛靡邊政
大壞議下所司詔撫按嚴加禁治○兵科給事中夏言疏請實邊儲以
防虜患言今宣大二鎮凋弊已極有如虜騎內侵京軍駐劄竊恐餉饋
不繼無尅敵之資諸蓄不充非屯兵之計昨提督軍務侍郎臧鳳奏乞
空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知所先務者矣或者以
為漕糧不可輸邊京儲或虞告乏臣以近日所革冗濫食糧不下十餘

萬石捐數月減省之資足濟一時急切之用斯為不費宜在可行議下
所司○詔起邵清為監察御史初清以教職擢御史正德初皇親張延
齡恃恩奏人負錢若干緡有旨典追清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可為人
索私債耶會逆瑾擅政索清賄不入矯旨捕清榜剝數十罷歸瑾伏誅
廷臣追訟其寃至是特召之○兵科給事中夏言疏請崇廉抑貪以勵
庶官言三年朝覲國家重典皇上御極之二年實惟天下朝覲之期正
治道作新之機人心趣向之會宜申飭令典賢能者宜舉祖宗賜衣錫
宴之禮貪敗者宜追奪誥勅及追見任俸錢令糴穀上倉以備賑濟使
貶譏鄉里以示耻辱則貪穢知所懼而御史朱寔昌亦條陳考察以裨
新政四事其一謹覈實謂保薦考語須博訪精密其二表賢能謂吏有
循良者賜宴禮部不次超擢其三一制度謂考滿之後任滿當考者出
取親供不必回任給由其四均勞逸謂京官宜外補而以方面之賢者

入補卿寺畧如漢刺史入為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上是之。○
詔逮繫李隆詣京訊治巡撫甘肅僉都御史陳九疇奏言李隆嗾使鎮
卒殺燬許銘楊淮對簿有據宜寸斬傳首九邊以正國典部議請械隆
來京訊治從之。○大學士王鏊疏謝存問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大要欲
復高皇禮賢館仁宗弘文館及古內朝之法。上覽奏答云卿輔佐先
朝志存匡救朕在藩邸已知鄉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賢奏具悉忠愛
至意。○命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等所坐贓初從巡按御史何鉞奏也。
癸未嘉靖二年

春正月癸卯朔山東礦賊作亂時王鏊等二千人掠劫東昌兗州諸郡
流入河南歸德至考城縣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餘人死之
巡按御史任洛以聞時。上不豫百官赴闕問安。上傳旨朕躬已安
大臣免候問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于是禮科給事中汪應軫疏陳

弭盜之策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推擇守令而勝之之
策則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糾告奸四
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夷不同
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為壑也請為定
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同
坐罪報可踰月賊亦平。○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
上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
逐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請釋史道于獄言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今道
冒不測之罪臣切憐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効。上云
卿忠誠体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為陳乞具見奉公任
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鞠明自有處分復遣中使賜以羊酒廷和疏謝仍
溫旨慰之。○兵科給事中夏言疏請杜內臣傳乞事時太監梁恭為司

禮太監戴義故乞典姪男戴錦戴俊職級 上命典錦衣副千戶言上
言陛下御極首下明詔凡先朝諸色人等轉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
革先朝之傳乞陛下既已革之今日之傳乞陛下又何為而從之先後
矛盾首尾衡決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是奏入不報。巡撫河南都御
史何天衢請建周公廟于洛陽令守臣春秋致祭以報經營洛邑之功
又登封縣有觀星測景二臺乃公遺跡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
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報可。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蔣
冕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石珪為考試官取李舜臣等四百人。遣順
天府官祭宋文天祥。給事中黃臣疏請章奏下閣票擬時都察院請
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臣因上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
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細漸
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丙申孝惠皇太

后祔葬茂陵先是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興工致有震驚之駭穢
汚之氣憲祖在天之靈其能安乎既而遣賈詠相地廷和復以為言詠
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為至是祔葬。禮部尚書毛澄
致仕。除言官獨劾大臣禁先是給事中章僑論兵部奏擬平宸濠功
次冒濫尚書彭澤劾之因論澤因史道訐廷和遂言廷和輔道君德贊
理萬幾典喬宇同心協德仰承恩命而奸佞小人假言責而橫行使密
勿大臣引嫌求退甚非國體乞勅臺諫糾劾大臣必會章交彈不許懷
私復怨風聞妄詆其臺諫必咨訪老成識体者居之尤聽堂官約束
上遂令禁言官獨劾大臣至是御史汪珊上疏奏云言路開則人情通
而世治言路塞則人情鬱而國危王氏重罪言者新莽勢成林甫杜塞
言路祿山禍起彭澤不導上以三代之盛而務為拒諫之計即史道論
劾廷和縱有未當失在一人耳可因而遂杜人言乎御史曹嘉疏言御

史劾廷和則嚴旨切責廷和疏辨彭澤阿奏則溫旨褒獎是大臣真能
擅威福以移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聖聰非高皇不設宰相
之意也給事中李學曾言高皇帝設六科以關聯六部舉正欺弊列十
三道以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所以崇耳目廣聰明也必如澤言會章交
彈萬有邪險之黨潛阻其中是奸臣終無舉發之端矣澤又言掄揀臺
諫宜得老成則臣等俱當奪官乞盡罷免以舒澤忿上乃命臺諫彈
劾如故毋自疑阻除言官獨劾大臣之禁廷和連疏乞罷上溫旨留
之○三月青州盜起壽光縣知縣孫峻討平之時盜唐經劉寃等起樂
安將犯鄰縣壽光孫峻謀知之預選勇士守備乃密召所選士為正兵
又調集市民為疑兵夜襲賊巢峻身自督士士殊死戰遂擒斬經等餘
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功命賚峻銀幣擢為兵部主事○謫御史曹
嘉等外補嘉劾奏吏部尚書喬宇言宇感揚一清汲引之恩謬疏推舉

及濫廕內閣書役劉榮之子諸事宇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嘉又效范
仲淹上百官圖一曰資瑯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珪孫交汪俊劉玉
陶琰李時董玘二曰欽束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
李鉞鄒文盛臧鳳張濬姚繼巖張雲張衍瑞劉麟張九叙溫仁和豐熙
三曰人品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璜十四人四曰行檢卑污速宜削出者
張子麟十四人此四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係也給事中毛玉
因劾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從之時疏出閣閣手御史向信又言
史道倡為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衍為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閻闕鼓之
也宜速黜以快人心劉廷簾劾閻道嘉三人結為黨友立異邀名放言
誹詆危間忠良宜重論以法乃謫史道為金縣丞嘉為茂州判官闕為
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胡劾才給事中趙廷瑞言茂州金縣皆屬荒
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云閔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覲望小人承

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况有不可言者乎不報。廷試賜姚涑王教徐階等及第出身有差。諭令修省時久旱風霾禮部左侍郎賈詠請修省禮部給事中安磐因上言亢旱風霾變不虛生夫霾豈陛下明有所蔽歟旱豈陛下澤不下究歟開歲以來法官不聞露禱之誠外廷不下求賢之詔非所以承天地而子萬民也。上嘉納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辛酉南京神樂觀火。遣使詔諭安南國王黎暲賜以綵幣行至龍州聞其臣陳暠叛暲遇害立暲從子諫為王莫登庸復叛逐諫走海濱使命不能達而還。金木二星晝見。命殞霜殺麥。夏四月命宋儒朱熹裔孫野為五經博士婺源奉祀。命議興獻廟祀典太常寺卿汪舉言廟祭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上允之禮部上請籩豆已同太廟至于樂舞宜上下有等。上命會議侍郎賈詠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樂舞嚴容禮可無別八佾既用于太

廟安陸廟祀似當少辨以避二統之嫌。上命樂還用八佾即中余才奏言先用十二籩豆始于汪舉之導諛遂致樂用八佾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上言興獻帝于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佾能免僭上之嫌乎皆不聽既而命制安陸廟樂章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寧和徹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乃設典樂官。刑科給事中張嵩疏陳謹天戒三事一保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屢見違和願調護周慎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惑上齋醮拜奏青詞請火其書斥其人而親近儒臣日臨講讀三務實惠言蠲租詔下征求如故願崇儉節冗責有司以從實蠲免報聞。逮繫主事羅洪戴于獄錦衣百戶張瑾素羨凌人洪戴擬劾之瑾故哀懇乞受笞洪戴笞之瑾遂以違法撻錦衣衛官奏聞。上怒命逮訊給事中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閏四月命停齋祀大學

士楊廷和等疏諫齋醮言行香拜錄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修齋設醮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困乞斥遠僧道停罷祈禱之事喬宇等言登極降詔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體訪內府宮觀出入誘引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號折毀新建寺宇邪正之辨了然乃一旦遽信用妖幻煩勞聖體此不可之大者給事中鄭一鵬言一醮之費金錢萬餘以月計之不知幾萬而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饑死邊境之士荷戈執戟日夜苦而不得食奈何徇倭幸之言而飽僧道之腹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以貯祖訓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奏疏經筵之暇游息其中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 上命天時饑饉齋祀暫輟○禮部尚書致仕毛澄卒贈少傅謚文簡澄崑山人歷事三朝忠勤敬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為依嬖有古大臣風○命加興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執不可貢士陳雲章奏言大禮誠考

孝宗則陛下無父與獻帝無子而武宗之統無傳安可誣孝宗絕武宗而使興獻帝不享宗廟乎 上復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加皇字廷和等退而上言親承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義理徇情行之哉○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迨夏益甚時京師復雷震觀星臺 上命群臣言時政得失御史秦武言皇上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閹監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據其志經筵則屢日告罷禱祀則不時修舉此天所以示異也南京給事中彭汝實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群小漸長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

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虜諸張竟爾緩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戴內豎携私益而執解巡檢鄭景貴崔文狐媚豎群枉之赤幟蔣輪狼貪為戚里之谿壑此皆失政之大而不能銳意修革何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疏入不報○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于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于三原○六月有星孛于天市給事中周瑯言紀元以來災異迭見乃者星孛中天光芒特異陛下亦思自省乎曹嘉以彈劾過直置之不問可也乃奪級遠竄而連及疑似之閹閣獨不為求言計乎李隆以私憤謀殺撫臣即軍中斬之可也乃淹時經勘若將為之地者獨不為死者慮乎崔文廝養剝民付之庭尉可也乃歸之鎮撫司獨不為履霜戒乎一失于下天變遂應于上良可畏也○詔贈南京御史蔣達光祿少卿先是宸濠之變達出軍江上以勞遭疾卒至是贈官諭祭從其子舉人嶽請也○命

江西有司春秋致祀晉處士陶潛於彭澤從都御史陳琳奏也○命以孟子五十八代孫公肇暫襲五經博士公肇故博士元之姪元有子公祭尚幼故以公肇權領祀事候公祭長仍襲前職○以江彬錢寧入官房及故保安寺改為燕山府軍等衛凡十五所○詔復像真江都二縣官塘初二縣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後豪民規以為業古蹟廢壞真揚之間運道梗阻御史秦越奏請復之○詔增順天府廩膳生員二十名每年貢二人○雲南曲靖衛舍人胡晟妻生一男兩頭四手三尺○秋七月詔賜故大學士劉珣祠額給事中劉棋上言珣立朝守正不阿至其孝事父母廬墓感有瑞麥嘉禾之祥鄉人號其所居曰仁里立祠祀之乞賜祠額命有司歲時致祭詔從之○浙江定海等衛空中有聲如雷風雨大作地大震城堞盡毀○山東大水○詔贈故興化知府岳正為太常寺卿正在先朝由修撰簡入內閣尋以忠直忤權奸

謫戍既而召還史職復坐讒出知興化府遂卒至是給事中趙廷瑞言
正高風直節守正被害宜加恤典故有是命○淮安徐楊大水漂房屋
六百家溺死八十餘人○大學士劉忠疏謝存問因陳正身致治之道
其要在於畏天命尊祖訓正聖心勤聖學進君子退小人無以逸遊而
啟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声色以弊精神無嗜禽酒
以昏心志無以徃直觸忌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而致號令
之中止無聽甘言以絕邪佞之誘無納諛口以防深厚之欺惜賞賚以
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仍望皇上時御文華召輔臣各授筆札令其
疏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且於九卿長貳及撫
按藩臬之來朝者不時宣問其寮屬賢否軍民利病如輔臣例亦聖王
清問下民意也奏入褒其忠愛○刑部尚書林俊致仕先是崔文廟券
李陽鳳謀管城卒需索工值御史劉黼發其奸狀工部尚書趙璜執送

刑部訊之而文私囑俊求免俊不從遂誑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文
乃以抗旨劾俊 上怒切責俊謝過乃免既而永平知府郭九臯為奸
徒趙紀誣訐受賄故勘殺人東廠芮景賢請逮繫時九臯已移守臨洮
乃就臨洮逮之給事中夏言等論救不聽俊乃言治道宜攬大綱恤大
體九臯既貪且忍猶不可以天子而侵有司况以單辭而遽命梟衣對
簿使以謬誣枉死其不傷聖德乎不報俊乃稱病乞休許之俊復言聖
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採納乞召宣大臣如孝宗故
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 上嘉之命馳驛以歸○李隆伏誅初
上聞許銘之死有激變語至是獄上論斬 上猶疑其枉復命多官會
鞠又遣法司錦衣官詣甘州覆訊給事中劉濟陳時用各疏李隆情罪
已明速宜正法而再三訊勘徒滋遷延 上曰朝廷不憚三覆正重刑
獄公聽斷以正國法耳何以遷延徇私奏擾也大理卿鄭岳往勘無異

始誅隆。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時國主源義植幼聞無道國人不服政在大夫諸道爭貢左京北內藝興遣僧宗設來貢而右京北細川高亦遣僧瑞佐來與宋素卿偕先後至寧波素卿故勤人朱澄從子叛附夷人正德間來貢守臣嘗發其事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市舶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報至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不平即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授瑞佐兵伏助之宗設衆強益鬪燬堂劫庫逐瑞佐至姚江臨紹興府城索瑞佐不得殺掠至西霍山洋殺總督倭倭指揮劉錦而去浙中大震。永福長公主于歸時孝惠皇太后尚木小祥而長公主卜以是月甲午于歸蔡震禮部上初見儀注謂駙馬當四拜主坐受其二給事中安磐等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不可高宗從之今孝惠

皇太后筵几未徹是其宗能以禮處其妹陛下不能以禮處其姊也閭小民有期之喪不敢婚嫁况朝廷乎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垂謬舅姑之見禮尚未定乞加裁酌以復古道。上云婚期原奉遺言禮儀如故。八月河南諸郡大水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終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望詔令不如初矣即位初罷逐奸回任用耆旧邇來師傅重臣咨詢踈濶任賢不如初矣即位初聽言如流邇來事干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如初矣即位初釐革倖位邇來宦戚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惜不如初矣即位初馬匹牛羊悉令朝更夕改旋而允從旋而報罷持法不如初矣即位初禁黜左道科道覈計後因奸邪瀆奏遂寢前旨恤民不如初矣即位初禁黜左道邇來修設齋醮溷瀆宮庭禁邪不如初矣即位初神氣精明邇來聖體

違和天顏漸改攝養不如初矣有一于此皆足以召災未可以為適然之數而不加之意也夫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公朝或不知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惟操此術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移而聽受有不察名為總攬權實下移矣章下禮部汪俊深以為然○詔進封張鶴齡為昌國公陳萬言為泰和伯子紹祖為尚寶寺丞加慶陽伯夏臣太子太保王田伯蔣輪從子泰清景俱錦衣千戶吳振威百戶于是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璜上言鶴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太驟其子不宜世官尚寶夏臣不宜兼官保蔣輪一門二指揮三千戶而吳振威以戚里瓜葛冒官錦衣非祖法也不報○詔賜戚畹陳萬言宅命工部亟為修葺尚書趙璜奏論踰制萬言訴于帝謂為營繕郎中葉寬所主上怒命繫寬訊問璜惶懼

失措輸罪乞恩以免言官申救不報○大學士楊廷和十二載考績加大傅疏辭不受○大學士致仕劉忠卒忠陳留人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時逆瑾患其於講筵指斥近倖乃改南曹久之及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至是卒贈太保謚文肅○工部侍郎吳廷舉請以罪人贖金下常平倉備賑從之○署欽天監事光祿少卿華湘疏請以歲差改曆言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秦末凡六改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訖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每每廣集眾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于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

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虎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至正辛巳改曆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度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况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脩改以合天度乎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于茲乞勅禮部延訪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卨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不報。禮科給事中沈淇比顏魯朱熹例請賜吳公言偃子孫奉祀改建廟祠併置祀田議准建廟置田之請。逮繫給事中劉寂下獄謫戍先是崔文以禱祀惑上侵盜內帑而芮景賢任千戶陶淳羅織縉紳賂縱邪宥因劾奏文據拾以辨。上以寂執奏無據出為廣德判官御史黃德用假以符檄乘傳行時有顏如瓌同行以黃袂裹裝景賢偵伺即奏遣逮繫下獄所司具獄上降旨寂編戍如瓌除名國用遠謫給事中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寂等罪不至此故為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法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所失不小不報。九月泗州洪澤聚有盜舟道路為梗兵部尚書金獻民請命巡撫胡定督勦從之。冬十月刑科給事中張原劾奏建昌侯張延齡恣橫不法之罪時延齡強占小民孫名土地名訟于法司不受理于是原論奏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十一月詔以旱灾免蘇松常鎮等府稅糧有差及應天廬楊等府暫停徵所欠馬價。奉安孝惠皇太后神主於奉慈殿遣太監張忠詣安陸告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先是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言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璵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為父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

行以黃袂裹裝景賢偵伺即奏遣逮繫下獄所司具獄上降旨寂編戍如瓌除名國用遠謫給事中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寂等罪不至此故為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法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所失不小不報。九月泗州洪澤聚有盜舟道路為梗兵部尚書金獻民請命巡撫胡定督勦從之。冬十月刑科給事中張原劾奏建昌侯張延齡恣橫不法之罪時延齡強占小民孫名土地名訟于法司不受理于是原論奏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十一月詔以旱灾免蘇松常鎮等府稅糧有差及應天廬楊等府暫停徵所欠馬價。奉安孝惠皇太后神主於奉慈殿遣太監張忠詣安陸告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先是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言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璵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為父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

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為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孝宗不能私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璵韜之議未為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則禮臣執奏亦未為失但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情難已故追所生日帝后此于武王之追王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之心未遠今惟定號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至愛篤而本支不渝尊尊親親並行不悖矣吏部負外郎方獻夫亦草疏言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群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

未嘗在位也請宣賜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則合人情當名實矣二疏皆具草未上至是萼與二議合乃言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蓋自璵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願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辨者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具疏迄今未奉宸斷豈皇上未經覽耶抑二臣未果上耶謹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云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以聞吏部尚書喬宇等上奏言古今未有無父之廟然必以孝宗為考而

後憲祖之大宗為不絕律凡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降服宜以聖祖律文為法不聽。大學士楊廷和致仕廷和以大禮不合時。上復命內臣蘇杭織造部議地方饑饉不必遣官給事中曹懷張原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為雪入秋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楊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者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匪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乎遂移疾乞休免之。○十二月賑濟南京屯牧軍餘。○吏部侍郎何孟春以歲不登儆漢魏相條奏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

剛奏請州縣不許過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預免來歲稅錢疏入。上云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司禮監傳旨莊奉夫人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授錦衣世襲正千戶福海錦復奏乞見任管事兵科給事中夏言論奏本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所以重汗馬之勞勵忠勇之節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經戰陳有何勞効一旦官以五品侍從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乎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年多積有勞勩然于今日遭際龍飛克陳大內荐蒙封爵之榮渙加名號之美後宮寵渥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君恩不當緣寵驕矜輒復廣希恩澤伏乞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疏入不報。○兵部尚書彭澤罷以金獻民為兵部尚書。○以王爌為應天府府尹初應天列郡留都府監部寺咸所倚辨歲役冗濫不可勝計爌至悉心經理以息繁

解苛為務盡奏聞裁革不避怨咎既而因災亦陳言七事一論兩縣殷實人戶冒入神帛堂者乞查復原籍當差一查革九庫借撥人夫一論內官監自有各色軍民人匠其後借撥餼銅絲膳盒等匠俱不應役止納銀兩已是額外之征今復加增民何以堪竊謂借撥者宜照旧裁革新添者宜亟從停止一論龍江水馬驛額設紅站舡隻原奉欽依不許常川占用今內府巾帽局監仍要應付常川舡隻乞旨取斷一論神帛匠及陵戶園戶不應全戶優免又論絲綿戶給錢不便齊庶人府額外支請及罷種馬均田賦輕荒稅皆切時病每一奏下民歡呼若更生百餘年積弊湔洗殆盡明興言治應天者以曠為首



